

罗维扬文集

随笔卷

◎ 罗维扬 / 著



人文出版社
HUMANITIES PRESS
1997年1月第1版
1997年1月第1次印刷

羅維揚文集

随笔卷

● 罗维扬 / 著



WUHAN
PUBLISHING HOUSE
武汉出版社



漫画罗维扬先生



1989年9月,与老作家田野(1923—2009,左)、李克因(中)在湖北省电力局宾馆前。



1987年秋,与同年出生的作家陆昭环(1942—2006,右)在《今古传奇》编辑部门前。



1995年6月,与老作家
段荃法(1936—2010,右),在
郑州新技术开发区。



1996年夏,与同年出
生的文友江达(笔名老菱,
左),在湖北郧县白浪镇的
鄂陕豫三省交界标志处留
影。



1990年春，在重庆与《红岩》主编张胜泽(右)交流办刊经验。



1997年7月，与《新华文摘》主编张作耀(左)在珠海圆明新园。



1997年9月，与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王鸿儒（左）在黄果树瀑布前。



2005年国庆前夕，邀武汉文友小聚，他们是李隆庆（华中师大历史学院，右一）、沙铁军（湖北人民出版社，右二）、周翼南（武汉市文联，右三）、赵金禾（安陆市文联，左一）、俞汝捷（湖北社科院文学所，左二）、鲁力（湖北日报社，左三）、刘富道（湖北省作协，左四）、唐明文（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中），和我一样都是退休人。

序

伍立杨

罗公维扬先生系文坛老将，也是秀出班行的文体多面手，改革开放至今的数十载岁月，但见他掉鞅文坛，四面出击，八面威风。举凡小说、报告文学、评论理论、学术、随笔、散文……皆有建树。诸体皆擅，齐头并进，移步生莲，毫无倦态，而又饱满若此，当今文坛，实属罕见。

对于文体他是八面出击，观其随笔则可说是十面埋伏，咬住，扯紧，免起鹬落，多角度全面渗透，非把议题庖丁解牛一样解个透彻不可。

罗公“好书从独”，创作也从独，即切入角度和观察方式以及技术考量皆与坊间文章迥异。他推崇笑谈真理又何妨，以为其真系讲究。他自己的文笔，就充溢这样的讲究。写法上滴水不漏，或曰密不透风，却也疏可走马，颇有疏朗的空间。无在不是诗料，到处都有他下笔议论的题材，仿佛材料纷纷自动趋赴他的笔下，笔酣墨饱，一至于此。既有正面匡正，也有侧面轻拍；有时故作轻松，却又满腔孤愤；温暖的提醒，促膝的交流，水到渠成的点题，谈笑风生的议论，愀然不欢的叹惋，阳光泻地一般渗透在他的字里行间。

譬如《穿的讲究》一文，乃从穿的生理意义生发，然后就一般现象、价格变化、风格变异、特殊现象、流行方式、款式分析、世相心态各个角度切入，淋漓尽致、水落石出。

他研究吃的讲究。饮食方式和食物的变化转换,这里面大量商榷式的哲理,随笔荡漾,漾出许多人生的感喟,吃的花样其实很无聊,人生政经等等何尝不是这样。“请你们来并不是吃包子,而是吃‘狗不理’三个字”……

结论和感慨以聊天式的点染不动声色的随笔濡染出来,人生,世相,细致到不能再细,“比天空大的是人心。人心,就是内宇宙,何其大呀!而心,有时又缩得很小很小,比芝麻比针尖还小,什么东西都容不下。人往往自我封闭。作茧自缚。如蚕一样,吐丝,作茧,自缚,憋闷不住,就化成蛾破茧而出、产卵孵化,长成蚕,又作茧自缚。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所谓开心,就是破茧而出。不要在你自己的心斋里枯坐。不要在你自己的心狱中监禁,你得实行灵魂的自我拯救。”

吃穿住行,人生的基本方面,确乎是人性不自觉流露的地方。不少文章写于上世纪九零年代初期,警切深远,大可谓时代录影。

若说谈吃谈穿还读得休闲超脱,读他的人生与居住,就渐渐揪心了。

罗维扬先生是通俗文学界的元老,他是地地道道的出版家,所以常常不由自主以出版的经验来衡量人事。他议及演员牛群并与之较真,就和他的他类文章的洒脱不同,他是真的生气了。内有建议仿佛药方,详尽周至如一精妙策划案,仿佛幕僚界斫轮老手出马。或以为值得如此么?如对他的履历成就有所了解,则当理解他的满腔孤愤。“有时候想,设若在老北大时代,在西南联大时代,今日之于丹,那年头恐怕只能当个中学国文教员,给学生讲讲论语,谈谈庄子还是可以的。只怕她还会担心着闻一多、余冠英、刘文典等先生偶尔路过教室,会当场指出哪儿哪儿讲错了,怎样怎样的不对。时代不同了,对错都一样。万般皆下品,唯有电视高。只要会忽悠,保证能热销。”

生态要素、生态系统的巨变冲击当代人的心灵,罗公以其从前的经验时代蜕变出来的眼光打量,笔触里蕴藏又老又醇的现代性,此即

回归自然的诗性探索，以及对自然的亲情关照：“他坚持在责任田里施人畜粪尿、绿肥、农家肥，因此他家吃的粮食不仅新鲜，而且比别的农家又高一筹。他的这种想法，这种做派，我看很现代”。

思索人生、社会、人性、当下、未来。批评、戏谑，调侃，有时候也忍不住斥责，或者语重心长地谆谆告诫，也有切实可行的建议，或者笑谈真理。他观点有时开放得令人讶异，全不似年近古稀的斫轮老手；有时又很保守传统。有时拘谨，有时洒脱，对立统一，文章形态丰富得一如海潮的澎湃，确乎是一个新时期文学文化转型的极佳标本。

维扬先生的随笔随处濡染出人生的见地：“门的复杂化趋势，可促使科技工作者研究出简单而多功能的门，来代替目前多层次多附件的门。”“只有心游而无身游，犹如柏拉图的精神恋爱；而只有身游而无心游，好比没有爱情的婚姻。身游与心游结合起来达到和谐，才是理想境界。”

他早在1995年就道出了对于轿车发展的忧虑，他说必将难以收拾，今天竟全部不幸而言中，其超迈眼光殊非寻常作家所能企及。仿佛一只天眼确凿看见时间后面的窘态，现在各大都市甚至中小城市的行车难、行路难都已积重难返，真是一语成谶。更可惊叹的是他当时就提出种种解决办法……至于当时热遍神州的气功修炼，维扬先生的随笔体阐释，又已领先一步，他是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来思索考量，从而为之定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纠结而微妙的关系处理得高明透彻，今天看来仍有确凿不移的高度。

他自己的清晰定位一生就是一个读书人，“身与心为仇”，《理想的书店》，可谓专业的书痴创设出来的书店乌托邦。横亘一种读书人的千古伤逝情怀在里头，似断似续，若影若寐。《如今的编辑不读书》，这样的文化现象，一般多有所知，但是他们居然有“气壮山河的理由”，这就是罗先生的深度开掘、文气完足的婉讽了。

《博客》，以网络的迟到者，叙写之，妙解迭出。移步生莲，这是拉

开距离看，所见较电脑专家更显别致，何也？焦距变了。

《新闻：惟套话之务去》，把当今记者那点水抖落出来，相当尴尬啊！以罗公的锐眼来读报，当今新闻界还不原形毕露吗？

罗公对一些歌星影星，持论较为宽厚，但对一个说相声的却相当较真。又为一个主持人的那些事在火车上与人论战了几百公里。他又为一个女主持的着装难过了好些天。他对影视歌坛的关注也巨细靡遗。

最令人惊醒的是《模仿秀：从弓瑞到马三立》，死了也只能在墓碑上刻着“这里埋着一个终生爱好文学而无怨无悔的人”而已。《垫脚的砖头》分析世态官场鞭辟入里。《开会》把会议的老底翻出来了。没有见过如此多的会议种类。更妙的是首当其冲的第一段：就两句话：“外国人重议会，中国人重会议。”会议的随时代的变与不变，思绪回荡的空间极大。

他和林语堂一样，无所不谈。谈天气：“武汉的春天像个阴阳怪气的女人。它名义上虽说嫁给春天里的武汉人，却不时还与冬天偷情，你就是逮着了她几次，打了她几个耳光，出了她的洋相，她仍不改悔。”

“武汉的夏天蛮横地侵占了秋天的地盘，使他畏缩在冬夏之间。他与武汉的春天结为伴侣是匹配的。他的妻子阴阳怪气，他自己畏畏葱葱。受到夏天的欺负，他不敢抗争，签订的总是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从不敢废除。”

他在《包装》和《一次性》等文中都谈到人类消费的那些“一次性”，挖掘生活中习见的现象，痛批人类自作聪明的极度愚蠢，至于又上升到社会生活的“一次性”：官场、情爱、生命，那真是精警攫人，哀痛满纸。而《谈禁忌》则云：“有百岁老人刘海粟大师的一个横幅，上写着‘精神万古气节千秋’八个大字。标价60万港元。人是名人，字是好字，意思更佳，歌功颂德的，又是赈灾义卖。哪个富翁买去收藏

起来,当然光彩,还会增值,绝对是不会吃亏的。然而,有人挑剔道:横幅中不该有‘千、古’两个字。似乎一买回家,人就要‘千古’了。你看,这个禁忌是何等地害人,又何地地坏事哪!”

这个还真是刘海粟的错,怪不得香港人。且不说唯心唯物是一物之两面,赠活人的联语或格言真没有这样写的。

他的文中充溢着经验,是几十年巨变时代的经验。《活路与命一般长》、《跪着与站着》写得精警而漂亮,令人歛歛不已;《你是谁及其他》把寻常的概念、现象,开掘得深异无比;《钱若不用只是纸》以一个五保户孤老婆婆的死,回望当年的政风、民风,思考的深度、锐度,就不是今天网络作家所能想象得出来的。《生活在哪里》、《武汉人》、《跟公家做生意》……那种妙想迭出,灼见纷呈,那种迁想得妙,鞭辟入里,也非今之名头很响的网络作家所能想象于万一。

他写家庭及其琐事会将人逮捕归案,其实文字也是这般,依然是毫不犹豫地把他逮捕归案。文字是他的冤家,又是他的财富。

美国人认为,“政治是美国拥有最多观众的体育比赛”,“如果政治真的像体育比赛,那么至少有这样几个优点:一目了然、公正诚实、超越平凡。”

《谁该关在笼子里?》“让我想起乔治·H·W·布什的一段话。他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这是幽默段子,还是漫画?这个玩笑可开得太大了!布什,你可是美国总统呀,在中国就是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了,怎么能这样作践自己呢?从来就只有统治者驯服被统治者的,谁能驯服统治者?在我们中国,皇帝是牧人,老百姓是畜牲,由他‘牧民’,任他用鞭

子来驯服百姓，想把谁关在笼子里，就把谁关在笼子里，压根没想过自己会被关在笼子里。可怜的布什，快告诉我，是谁把你关进笼子里的？需要我们中国人民来解放你吗？”

如是之调侃笔墨，闪烁着沉重警切、洒脱细密的罗氏文风的熠熠光泽，是所有忧虑中的重中之重，这样的民主意识修养，是根治种种弊患的万能金钥匙，罗公毫不犹豫地表达之，是他饱含无数经验智慧的巨量文字的灵魂和血脉，是他运笔不辍初衷的哲学底蕴，是他作为一个作家道义良知担当的最高寄托，同时也是其想象力、文字驾御力、批判精神，所共同依托的精神宝库。

他的随笔，是他生活经验、艺术经验的全面渗透，膏液下浸，仿佛千年结成的沉香奇楠一般。“那天黄昏，偎在沙发里，两腿跷在茶几上，闭目养神。本想什么都不想，却不由得想起身边的一些不平事来。一介文弱书生无力改变世界，想拔然超脱又超脱不了，不禁怆然怅然复潸然而泪下”，《丢手绢》看似不显山露水，实际上是他随笔中最为痛切，痛彻心扉的文章。

他整个的创作形态正是如此，矛盾，纠缠，《心有千千结》“会诊，给了我不少启迪。有人说我闲适，闲适得快堕落了；有人说我沉重，沉重得似是悲剧，让人透不过气来；有人说我拘谨，过于认真，活得太累，近乎受难者；有人说我潇洒，潇洒在骨子里；有人说我出世太远，闲云野鹤一般；有人说我入世太深，总以天下为己任；有人说我内心宁静专一，有人说我想的太多太杂。人，大概都是复合物，我也不是那么单一。”矛盾正是智慧的代价，罗公的夫子自道，正可暗示，创造性思维成果，是如何磨砺锋芒，深化成老树春深更著花的耀眼的结晶的。这样的文章纯然戛戛独造，我们在网络文学上很少看到，实在是因为智慧与经验无法模仿。似乎可以说，罗氏文章的特征在于思维的厚度和锐度，泼墨一般的纵横捭阖，而其文中的偏锋妙语、博学洽闻，舌粲如花，使人忘倦，尚其余事耳。

高人虽然也怨天尤人,但高人更晓得培养自己的胸襟。高蹈远引,逃禅方外,既然是不可能的,他就会替自己的心灵垦荒植绿,甚至“为渊驱鱼为丛驱雀”,作无法超越的超越,无法泅渡的泅渡。胸襟往往建立在境界之上,静观自守在他看来都不足道。静观自守虽不是直接进取,但就要说是消极颓废自暴自弃,也甚武断。普度精神可嘉,自了也很不错,胸襟的培养是一种境界,在艺术中的沉醉更好像在武库中揣摩练习,求知求趣,最终流露对人性的无限体贴。这正是久违了的守护文化孤灯的文人真笔真墨。

(序作者为《海南日报》副刊部主任,高级编辑,学者)

目 录

序.....	伍立杨(1)
--------	--------

人生体验

穿的讲究.....	(3)
吃的讲究.....	(7)
住的讲究	(12)
行的讲究	(18)
玩的讲究	(24)
说的讲究	(29)
制服、便服和礼服.....	(35)
品旗袍	(37)
笼统说裙	(41)
发式革命	(44)
饼子抑或春卷,还有浆耙馍.....	(46)
茶侍从	(49)

茶是哲学酒是诗	(51)
烟雾缭绕	(53)
酒坛风云	(55)
门之断想	(57)
门里的世界	(59)
乡下的门和城里的门	(59)
一道道门锁住了现代人的孤独	(61)
门里门外本是一个世界	(63)
娇惯地毯	(64)
旅游与摄影	(66)
也是纪念品	(67)
心游与身游	(69)
在路上	(70)
方言的味道	(70)
灯笼对夜壶	(71)
红白喜事	(72)
气功	(73)
扑克	(76)
蝴蝶纸牌	(80)
乡音	(83)
称呼	(85)
口头禅	(89)
废话	(91)
开玩笑	(93)
面对日子	(95)
活路与命一般长	(97)
好运气与真本事	(99)

跪着与站着·····	(101)
何苦来哉·····	(102)
经纬与两极·····	(106)
你是谁及其他·····	(109)
第一证件·····	(114)
管住你自己·····	(117)
豁出去·····	(119)
跟自己较劲·····	(123)
话说春节·····	(127)
春季外交攻势·····	(129)
谈禁忌·····	(131)
莫贪吉利·····	(134)
江城话语·····	(136)
论市骂·····	(136)
说“搞”·····	(137)
说过瘾·····	(138)
说“撇脱”·····	(139)
说水货·····	(141)
别提煨汤·····	(142)
做笼子·····	(144)
贼与茗·····	(146)
乡里人·····	(147)
玩味儿·····	(149)
打平伙·····	(150)
谈都不谈·····	(152)
chǎ 的·····	(152)
顺口溜·····	(153)